

家乡的经济富裕了,村里的文化断层了

证券时报记者 曹轶

前几天,朋友老张来找我闲聊。老张在批发市场做油漆生意,这些年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倒也跑出了一片光景。年前,他开着自己的越野车,一家五口人浩浩荡荡回老家过年去了。我问他,老家过年热闹吧?人多肯定有意思吧?

没想到老张却说,没意思极了。现在年味太淡了,过去同宗同族的老少爷们,总要成群结队、浩浩荡荡,去给五服之内的亲人们拜年,无论富贵贫穷、无论辈长辈低,人们总会挨家挨户把祝福送到。那一路上说说笑笑,大人发烟小孩放炮,熙熙攘攘好不热闹。可现在呢?老张说,现在村子里家家有车,户户有楼,比城里都富裕,但是人们脸上再没有那种发自内心的笑了。

那么,现在村民都是怎么拜年的呢?老张说,每家只是去自己的父母或直系亲戚家走动下,大年初一大街上没几个人。人和人之间疏离而客气,大家脸上带着的表情也不足而论,有人矜持,有人客套,有人傲慢,有人虚与委蛇。

究其原因,还是现在的人都有钱了!老张气鼓鼓地说,自己不远千里回去过年,没想到过得是这样寡淡的,明年他就不想回了。老张的家在河南北部的新乡市长垣县,这

个靠近黄河岸边的豫北小县,经过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迅猛发展,个体经济遍地开花。这里是远近闻名的“四大之乡”,分别是“厨师之乡”、“起重机械之乡”、“医用卫材之乡”和“防腐材料之乡”。此县属河南省10个直管县之一,2015年GDP9.9%,为全省第一。

这里的制造业非常发达,老张家所在的张村在城郊,村中家家户户都有作坊,大的年产值三五千万,小的一年也有二三十万净利,当然比外出打工要强得多。这个村能整体发财的秘密是他们有“致富神器”——订做电动车棚。三轮电动车,四轮的电动车,这种在西安的地铁口聚集成堆、敢在车流中横冲直撞的小车,本地人叫它“蹦蹦”,没有牌照就图个方便。当然也少不了隔三岔五被警察抓住罚上三五千元,这种“猫和老鼠”的游戏每个“蹦蹦”司机都经历过。

电动车棚,其实构造非常简单。就是周遭铁皮镶嵌上几块玻璃,这对“造火箭都能造”的河南人来说当然不在话下。所以老张他们村家家都在做。做好了一批卖给批发商,批发商再卖往全国各地。就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生意,张村一个村占领了全国80%以上的车棚市场。有头脑灵活的

年轻人,在天猫上、淘宝上卖车棚,不再受批发商的盘剥,一年下来居然赚了200多万。

钱多了,张村的人们也向城里人看齐了,家家户户的宅基地上,三五层的小洋楼鳞次栉比,欧式风格、美式风格各种风格小楼让人恍然以为来到了上海外滩。街道两边,密密麻麻的轿车看不到头,一二十万的家庭轿车是标配,保时捷、路虎、沃尔沃、凯迪拉克也不在少数。老张端起酒杯说,按理说日子过好了,大家应该比穷的时候更开心、更团结呀!结果呢,现在大家都有钱了,反倒是一个看不起一个,一个不服一个,互相之间既有攀比也有提防,再也没有以前淳朴的民风了。

老张说,现在的村民,腰里揣上票子脾气都长了不少。各种从来没听过的稀奇事也来了:有的年轻人在外面的宾馆里赌博、吸毒,赌牌都玩得很大,曾有一个村民到澳门赌博一夜输掉一间年产值几千万的厂子。

老张端着酒杯喝闷酒,他说,不知道农村这是咋了。

宗族社会在农耕时代有其集约的效用,宗族以血脉相连,一宗一族,男丁兴旺的话,在古代干农活的人就多,放到如今的城中村,村支书、村主任基本上都是大家族出的人,无他,人多票多耳。但当农

村进入到工业时代和现代社会,原有的宗族血脉关系便不再对做生意起明显作用了。这也是富裕起来的城中村,人们的宗族观念逐渐淡薄的原因。

富裕起来的县域经济和断层的乡村文化形成鲜明对比。旧的秩序已经崩塌,新的秩序却还未建立。我倒是建议,这些富裕村落的朋友们,有空到陕西韩城党家村去看看,不仅是去看古民居,更是去瞻仰一下商业合作精神和乡村社区文化。

韩城党家村,以保存了125座元明清时期的四合院而闻名中外。这里的党、贾两家本是亲戚,两家人明清以来在河南瓦店、社旗的水路码头设商号、票号、镖局。他们既和本宗族大力合作,也和来往过路的各地客商合作,太平天国时期,还帮清政府做漕运进而进入鼎盛时期。党家村人赚了钱,用骡马把银两驮回韩城党家村,再一砖一瓦地盖自己家的四合院。总有时运不济、生意不好的族人,村人便设立了公益性质的互助组织,给他免息贷款让他去做生意。不愿意自己做的也可以入股别人家,自己去跑腿干活。党家村人就是靠着互帮互助,家家兴旺、户户发达。小小村落家家雕梁画栋,砖雕、木雕、木雕都精巧奇特。村中有11座祠堂,每条小巷都用鹅卵石铺就,几百年前就设计了发达的排水

系统,这个村从未被水淹过。村东南有座文墨阁,供着文昌星,这小小村落果然也是灵秀之地,有清一朝村中就出了一个进士、五位举人、四十四名秀才。

党家村有多富?清朝村史记载,村中的地基每亩需白银千两,是不远处韩城县城内地价的百倍。如此富裕的村落,兴盛数百年之久,靠什么传承?你随便走进一个院子,都会被这里墙壁上刻的家训所深深震撼:傲不可长,欲不可纵,志不可满,乐不可及。”另外一家是“言有教,动有法,昼有为,宵有得,息有养,瞬有存。”再看另一副:劲莫若敬,居莫若俭。德莫若让,事莫若咨。”党家村人家,家家户户在建设豪宅之时,都会不惜重金请来名家,书写家训刻在石头上,让子孙铭记。更有甚者,有户人家,竟然把《朱子家训》工工整整刻在家中的石壁上。党家村家家富裕,他们崇尚文化,遵守乡约;互帮互助、民风淳朴。

党家村人,在数百年前就形成了良好的财富观念和传承观念,他们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富裕而骄矜,而是更加的谦虚谨慎。这种良好的家风所形成的社区文化,使他们尚耕亦读,生意绵延了几个世纪,这里至今仍是陕西最富裕的地区之一。这其中,自有当今之人所可以汲取的文化内涵。

如何反哺“无以安身”的家乡?

朱凯

人们已陆续返回一二线城市开始工作,猴年春节似乎划上了句号。与往年不太相同的是,在国家定调经济下行“新常态”的新形势下,大家返乡后对各自家乡数年来变化予以了更大关注,撰写的春节回乡见闻不断引爆市场热议。

平实的语言背后,给我们展现的是除了长三角、珠三角及京津冀等核心城市圈以外中西部地区的一幅幅乡土人情画卷,如土地基建、娱乐商业,如人口迁徙、工业产业,如婚嫁丧娶、电子商务……

不可否认,在这些返乡见闻文字中,人们热议的是村庄的没落、行政的弊端或教育的分化,对“无以安身的家乡”渲染了诸多笔墨,难以排遣的忧虑渗透纸背。可是,逐一浏览这些文字后我不禁思索,我们今后该怎样去反哺那曾经令人魂牵梦绕的家乡?

古语说得好:与其坐而论道,不如身体力行。海量文字中我发现一位作者的感慨,他说“一位湖北老乡,回到老家农村后,发现乡村环境破败。于是他发动同村的青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整修村路,新建垃圾收集点,竟然也给乡村带来了许多新鲜的气息。”

与幼时记忆中的山水相比,不管今天的家乡是如何凌乱不堪,但那始终是无法舍弃的原籍故土。未来会变得如何,一定程度上也依赖于你我的行动。无数个家乡合起来,不就是未来的中国吗?

在这些细致入微的草根调研与观察中,我们可以管窥经济下行大局势下的某些积极的“亮色”。村镇道路四通八达,市政设施修得越来越好;县城楼房拔地而起,满足了各类人群的置业需求;老百姓的物质生活水平持续改善,财富迅速积累;各地政府采用积极手段鼓励劳动力回乡就业,熟练技术员工在乡镇生产第一线奋斗……

去年春节,我曾经返回江西省某市的原籍家乡过年。赣江两岸日新月异,贯穿城市的地铁线路开始修建,都给我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亲戚家的小孩,外出读书后已经在东部沿海就业并独立生活。彼时巧遇新春佳节,交流甚欢。

不过,内陆省份的人口流失却仍是不争的事实。以我家为例,舅舅姑姑等亲戚家的小孩,成年的有4位,最大的32岁,最小的22岁。A早年也在上海滩某航运企业就职,近几年回乡创业;B读大学在广东,目前就业于福建厦门;C在福州某大学毕业后,现在也在厦门工作;D虽然在家乡读书,但毕业后也来

到浙江杭州工作。

这4位彼时的小弟小妹,现在都已立足异乡,春节团聚成了他们父母一年到头最大的期盼。

但我的家乡却谈不上“无以安身”,至少目前来看,长辈多数仍健在。只是,那些年轻人都已离乡外出工作,今后结婚生子也很有可能在工作地。那些年纪尚小的晚辈,未来会否步其后尘也很难说,但家族帮带的因素却不可忽略。不难想象,再过去30年或者更长,我的长辈们也将陆续离世,而我的儿女或许已在上海成家立业,那些弟学妹早已在异乡生儿育女,原籍故土的留恋或许仍在,但越来越淡的乡情却是无法回避的事实。二三线城市的凋落,可能是一个远期趋势。

这些城市也存在双向流动可能。以我妻子为例,她来自江西省某地级市下属农村,如今是跟随我在上海工作生活。不过,她的初中、高中以及省内大学的同学,约摸仍有超过一半的留在省内,其中绝大多数年轻人分别在省城或县城定居,这些人是家乡的坚定守候者。虽然一部分人前往一线城市奋斗,但中国城镇化的成果正在日益显现,中小城市也正在呈现繁荣稳定的好局面。

但这一结果是,偏远农村的人口逐渐减少,人口结构出现“空心化”巨变,甚至年轻女性都难以在村庄寻见得到,这或许又带来“光棍村”等新的社会问题。

反哺家乡,成为当前应该直面的问题,这更是一种情怀与责任。

我与妻子都曾在家乡某中学任教。虽然今天身在异乡为客,但很多时候梦中总想着回到了家乡,仍然在教育行业做着些什么……

我本人也不止一次遐想,有机会一定要重回故乡,联合同样在教育行业的好友,成立半公益性质的教育组织。虽然社会发展大潮使得乡村成为弃儿,但某些有志于以实际行动反哺家乡的人,一定可以通过小范围的号召与实践,为她增光添彩。

今年春节,虽然我没有回去原籍,但同样离开了工作与生活的第二故乡上海,远赴海南海口探亲。去时,我们尝试了普通列车的“慢行”方式,一个白天两个晚上在火车卧铺上度过。而当双脚踏上海南岛的陆地时,略带凉意却清新爽朗的空气沁入心脾,整饬的道路与随处可见的“海景房”宣传横幅映入眼帘,领悟“人是物非”,却平添了一份对家乡的眷恋。

此时方知,家乡水最甜,家乡人最亲。反哺家乡,往往是从精神境界跨越物理界限的一个过程,“无以安身”也永远是相对的。

小人物,大事件,每个返乡人的背后,是一幅幅乡土人情画卷,如土地基建、娱乐商业,如人口迁徙、工业产业,如婚嫁丧娶、电子商务……与往年不太相同的是,在国家定调经济下行“新常态”的新形势下,大家返乡后对各自家乡数年来变化予以了更大关注。



官兵/漫画

来自农村的小向发财之后

证券时报记者 陈楚

出生于1988年的农村青年小向,这个春节回到了老家,而且是开着一辆奔驰回老家的,拿小向的话来说,这是他人生头一次风光光地回到老家”。小向吃过很多苦,在社会上打拼12年,此前一直事业上无大的起色,在积累了十多年之后,2015年,小向赚了两百多万,这在老家来说,当然算得上是发财了。这不,小向就买了一辆豪车,春节期间在老家县城花60多万买了新房。一下子有房有车,幸福来得如此突然,小向说,现在终于明白:钱才是人生最重要的东西!只是,小向天天把这种挂念挂在嘴边,让身边的有些亲戚朋友感到很不舒服,觉得小向变了。

小向2004年毕业于武汉的一所中专,学的是造纸类的专业,毕业之后在武汉一家国有企业工作过两年的时间,月薪800元,住的是8个人一间的集体宿舍。之后,感觉前途无望的小向狠心辞职了,一个人怀揣着1500元钱去了上海,进入了广告行业。在上海,小向什么苦都吃过,没有高学历的他,在小广告公司几乎所有的工种都干过,业务员、拉单、制作、设计,这也为他日后创业

打下了较好的基础。刚去上海时,小向借宿在熟人租的农民房里,后来经济条件改善一些后,他住进了老家的老弄堂房子里。房子主要是用木头做成的,楼梯也是爬楼梯时,嘎吱嘎吱的响声颇有点让人心惊胆战。小向的邻居,大多是六七十岁的老大爷老太太,等房屋拆迁后的补偿款。连续三个春节,小向都没有回家,不是因为不想家,而是因为舍不得车费。

积累了9年后,小向熟悉了广告公司几乎所有的流程和工种,他在上海的郊区租了厂房和四五个工人,专门做广告牌设计、制作,从一无所有到现在的二十多人,从亏损到去年盈利几百万,小向多年的积累终于给他换来了财富。去年的一个大单,小向给一家大型房地产公司做广告牌,金额是140万,这是小向经过两年接触后,对方认可小向的业务能力和人品后签下的单。

在小向的老家,很多人在外地做生意之后都发了财,至少发了点小财,大多在老家的县城买了房,后来又买了车,成为老家眼中成功人士的标准。多年以来,小向回老家过春节时,都略为不好意思地说在外面混口饭吃”。去年赚了两百多万,小向的父亲在老家一下子觉得

扬眉吐气了起来,逢人便说儿子发财了,去年一下子赚了400多万,花钱如流水,这让老家的人羡慕不已。不少人劝子女向小向学习,争取日后也像小向这样“光宗耀祖”。而小向呢,觉得自己此前“蛰伏”了那么久,现在终于熬出头了,回到老家突然底气十足了起来,说话的语气也明显不同了,而且还很容易教训人,热衷于给别人“指路”。小向的表弟今年正在一所名牌大学读博士,和表弟交流后,小向直言不讳地说:你还是太缺乏社会经验了!这个社会,钱就是一切!博士毕业之后,估计你月薪也很难超过两万,还是发不了财。”小向的语气里明显露出对知识不屑,这让表弟感觉很不爽,表弟说:我的人生目标,绝不仅仅是钱,月薪哪怕一万,我也够用了,我也缺钱,但更追求的是事业上的满足感。”表弟的这席话,让小向感觉读书读迂腐了,还是太幼稚了,没认清这个社会的现实”。最终,两人的谈话犹如驴唇对马嘴,闹得是不欢而散。两人小时候的友谊亲如真兄弟,如今因为一场谈话,双方都感到了两人生活在不同的轨道上,龃龉生出来了,关系也生疏了起来,此后的这几天,两人都失去了深度交谈的欲望。

小向说,这辈子他的目标就是金钱。今年,他的公司估计赚个五六百万

没啥问题,他正在考虑在上海买个房子,把孩子接到上海去上学,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尽管小向一心在为孩子,为家庭着想,但他的爱人私下里向父母亲哭诉了起来:自从赚到钱后,尤其是回到家里,老人家一个劲地夸奖,让小向自信心满满,一般人都瞧不起,变得极为自我。夫妻之间关系的处理上,也听不见妻子的意见,认为妻子都是“妇人之见”。为此,小两口经常吵架,妻子也觉得受了太多的委屈,完全感受不到当初一起创业时的惺惺相惜和关照之情。

小向回到老家过春节,只要是亲戚朋友,见面时不再是以往的牛奶、酒等礼物,而是直接给现金,自己的父亲给了一万,给了岳父一万,其他亲戚,一般是五百元的现金。这个春节,小向花了五万多。尽管小向花了不少钱,对亲戚朋友也出手大方,但小向不再有时间 and 亲戚朋友唠嗑,而是直接就谈钱,问别人收入多少,然后说自己去年收入多少,这让亲戚朋友觉得,小向给钱也主要是为了证明自己有钱了,而不是真的关心亲戚朋友。有钱之前的小向,能够和亲戚朋友促膝谈心;有钱之后的小向,却和亲戚朋友走得越来越远。尽管他很大方,在物质上对亲戚朋友不错,但很多时候,钱真的不是万能的。